

# 「天主唯一」— 貞潔之旅

李達修

## 貞潔的初夜

在美國肯德基州中部的樹林裏，熙篤會日色瑪尼隱修院（Abbey of Gethsemani）的大聖堂門外右邊，有一道通往內院禁地的鐵閘。閘門以黑色的粗鐵枝燒焊而成，門閘上端放置著一塊穩實的石版，石版上簡潔地只刻上了八個大寫的英文字母：「G O D A L O N E」。

這是我於一九八九年，初度踏足這座當時已建立一百四十多年歷史的隱修院，為接受培育時，最震撼的影像。當時心內非常怯懼的反應是：「吓！死定啦！怎麼辦？」

「天主唯一」是那八個字母拼成的兩個英文字的意思。它恍如來自一把天上威嚴的聲音，像雷擊一樣打在我心中，給了我一項極度艱難，似不可能的命令；同時內心也有陣陣虛脫的感覺。一方面目光想轉移迴避，但同時又不禁轉頭再盯著它，好像靈魂給它懾住了一樣。

情況恍如進入香港大嶼山聖母神樂院的內院寢室，度過的初夜一樣，害怕得要死。當時沒有人要害我，沒有人想欺凌我。但眼前是那有點像囚室的佈置，空空如也，卻每吋空間都充滿着沉重的靜默和孤寂。不過，這又同時是自己心甘情願的自投羅網。在這種患得患失的感覺中，仍未十分清楚自己在追求什麼，未來會怎樣，只是一股勁兒驅使著自己，不顧一切也不惜一切，都要投向這裡的懷抱。為愛所感動，為了得到一切，卻像先經驗失去一切，交出自己的一切。為了得到終身幸福與歸屬，卻是首先經

驗到疑慮與失落。這種心情真像《雅歌》所描述的新娘預備洞房時一樣。

我們每個被天主揀選的人，在信仰的經驗上，在經驗天主的經驗上，甚至在與天主相愛相交的經驗上，都像童男處女，空如白紙。在天主猛烈的攻勢下，我們深為所動，認定祂為一生所愛，願意托付終身。然而在缺乏經驗中，獻出自己身心靈的一切，進入慶祝愛情的初體驗時，仍滿懷戰戰兢兢的心情：

「我的愛，我的一切，我把一切都獻給你。」

也不會缺少對未來終身幸福的憧憬：

「照你的諾言，扶持我的生命，不要讓我的希望成為泡影。」（聖詠 119：116）<sup>1</sup>

受到教宗方濟各讚譽為美國四位傑出人物之一的多瑪斯牟敦（Thomas Merton）<sup>2</sup>，也給找到了。這個終極的答案在他的自傳《七重山》中作出回響。性與情慾的關係不是生命的高潮和愛的滿全。他作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賭注，放棄大好前途，進入隱修院，傾心開展他的「天主唯一」旅程。

而早在十二世紀，聖伯納德（St. Bernard of Clairvaux）也被《雅歌》中描述得淋漓盡致的那份神人之間親密的愛情吸引，使他為短短八章的舊約詩歌，寫下了共八十六篇註釋講道，並且直至離世之時，他的《雅歌》探索之旅仍未完成，只走了一半，註

---

1 熙篤會士於宣發永願時，三次向天主唱出此聖詠章節，作由衷的禱告及冀盼。

2 參閱 2015 年 9 月 24 日教宗方濟各向美國國會致辭。

釋至第三章而已。<sup>3</sup> 忘我的愛，使我忘我地愛。聖人肯定非常陶醉在其中，意猶未盡地品嚐著神聖的詩情，默觀著聖愛的畫意。

## 貞潔的探索

以轟烈的行動，決斷地把自己許配與主，帶動了一生的生活方式轉變。除了附帶著倫理道德上的要求之外，委身於主，與主訂下盟約，也是深入探索和體驗愛的正式開始。

愛的盟約並非一項物品交易，卻是一種生命交流。在當中所付出的東西和表達的方式，按不同的召叫而有所不同。但「福音勸諭」的意思就是透過效法基督，肖似基督，並與基督合而為一，來為天國及福音作證。我們聽命，因為基督聽命。我們獨身與守貞，因為基督也獨身與守貞。但是，貞潔沒有否定性與情感，就如聽命也沒有否定自由，貧窮亦沒有否定價值觀。「福音勸諭」並非禁制令，而是天主聖三的恩賜，為陪伴投入獻身生活的人，必須的措施和尺度，有著雄厚的神學及靈修精神所支持。<sup>4</sup>

《天主教教理》說明了基督徒的貞潔是一份召叫，它的德行在於「保存人的完整和在愛中自我交付的全部」<sup>5</sup>。同時也列出了貞潔外在表達的方式，包括如何面對誘惑及處理自己的情慾、性需要與性衝動上。性不能與愛脫軌。愛的貞潔也並非否定以性行為作為愛的表達，及其生育繁殖的意義。獻身於主的人在這方面作出奉獻犧牲，可是這並不足夠。因此，《聖教法典》除了把

---

3 承接著為《雅歌》註釋的熙篤會士，還有英國海瀾的基伯（Gilbert of Hoyland），他寫了四十七篇；及福德的若望（John of Ford），他一共寫下了一百二十篇才完成整部《雅歌》的註釋。

4 參閱《奉獻生活勸諭》#20-22。

5 參閱《天主教教理》#2337-8。

「福音勸喻」置入獻身生活的範疇中，成為有約束力的法則；但它更強調其根本精神，是來自為天國的緣故，為結出更豐碩果實（fecunditatis）而保存的一顆「不貳之心」（indiviso cordis）。<sup>6</sup>

貞潔本是來自有節的愛。愛需要調節，使其不至於濫用，或用於不適當的動機及對象身上。有節的愛也才是真是完全的愛。聖伯納德道：

*「愛為它自己已足夠了。他藉自己並為自己而喜悅。愛就是它自己的功勞，就是自己的賞報。愛不需要外在的原因或結果：愛的果實就是愛的本身。」*

*我愛，因為我愛；我愛是為了愛。*

天主就是貞潔、有節而完全的愛。首先天主是愛本身，祂出自愛而造生。天主只愛，而不會不愛。這不是說天主並無選擇，而是天主選擇了一切，創造了一切，愛了一切。愛是天主唯一的選擇，也是祂所有的選擇。愛是天主專注的行為。天主在愛中創造與拯救、懲罰與扶助、受苦且等待，甚至參與了人性。因此可以說天主的愛是貞潔的愛，既專注（唯一及所有）又純正（完全無私，無保留和無條件）。

人願意與天主結合，並奉獻自己。「我們愛，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。」（若一 4：19）這樣的回應是受到天主貞潔的愛所感染，這份回應的愛也自然是朝向貞潔的，並包含那兩種特徵。要培養在專一中的貞潔，需要一方面認識，一方面體驗。意志的用功，配合理智的學習與行為的實踐，能增加對愛人的認識。但是同樣重要的是感情的培養及發展與愛人的關係，因而祈禱生活是

---

6 參閱《聖教法典》第 599 條。

7 聖伯納德〈註釋《雅歌》講道下冊〉，第八十三篇，242-3 頁。

那麼重要。因為祈禱是專注集中（*focused*）與濃郁細緻（*intensive*）的與主相遇的經驗。在祈禱中與主會面，與主相處，也與主結合。

這種經驗尤其是在默禱中發生。默禱本身就是一個專注和收心的練習，因為放下其他的格式和內容，也放下別的思想與牽掛，及所有的人與事。全心全意地與天主度過「品質時間」（*quality time*），在信仰及信任中，以靈魂的眼目凝視著面對面的天主，心印心地共處。

聖女大德蘭曾在她的《靈心城堡》提出，祈禱是交談；而祈禱的高峰就是在寧靜中與天主結合。這結合發生在靈魂的深處，那正是天主居住的地方。能夠在祈禱中與天主結合，才能更真實地經驗—那怕只是一瞬間—與主零距離的愛，才能推動將自己的意志完全配合祂的意願。<sup>8</sup>

打開聖經，閱讀聖言，也是祈禱，也是與主結合。聖言是天主的啟示，而祂的真理都歸納於愛之內。啟示是愛的行為，啟示是愛的表達。所以當我們閱讀聖言時，就是在迎接天主的親近，讓祂接觸我們，進入我們的生命中，帶來撫慰，產生滋潤作用，並孕育生命與希望。聖言一方面幫助我們不會忘記天主那麼忠信的愛情，也讓我們聆聽到天主甜蜜的聲音，邀請我們以生命與祂交流，彼此在愛中結合，並且把愛的果實生活出來。

說到與聖言結合，並產生愛情的結晶，最佳的典範莫過於童貞聖母瑪利亞。

---

8 St. Teresa of Avila, *Interior Castle*, Fifth Mansions, p.99.

在路加福音的記載中，瑪利亞是如此專一地在室內待着。她這份專注的心靈與意識，就是如同把靈魂肉身的閨房的門打開，她的意向就是隨時準備迎接聖言的來臨。天使的報喜就是神聖的愛行。瑪利亞向天主說「是」就是同意與聖言結合，並把聖言（道）穿上肉身，讓聖子誕生成人。

聖母不只在那刻與聖言結合，她畢生也繼續不斷地如此實行。她本是無染原罪的，她也潔身自愛，沒有犯罪。聖母與聖言的親密使她的愛保持潔淨，從而也懷着純正的愛以回應天主的愛。

至於聖體聖事，更是具體地與天主於水乳交融之中的結合。那是基督耶穌承諾與我們天天在一起的表達行為。不但在一起，且與我們合為一體，成為我們的一部份，以至於我們成為他的一部份。這等愛的高峰經驗，都是在真愛中所追求的，可以每天都得到的滿足，並非只是被動地等着賜予。

愛的純正，視乎愛的動機。愛是「願意對方幸福」。在聖伯納德所列出的「愛的等級」之中，首兩級的愛，其動機都是為了自己。「因自己的緣故，而愛自己。因自己的緣故，而愛天主。」<sup>9</sup> 在愛的探索中，可以藉着對愛的了解更深而受到打動，改變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、人生觀及愛情觀。「我愛因為我愛。」聽到聖伯納德如此的宣言，誰能不會動容？使人也願意化成愛本身，而非以愛作為一個方法或手段，來滿足自己各形各式的需要，填補各種空虛呢？不再因自己的緣故，而是因為天主而愛天主，進展至愛的第三級。這種境界與多默牟敦非常重視的「靈性童貞」（spiritual virginity）引起相當的共鳴。

<sup>9</sup> 有關四個「愛的等級」，參閱聖伯納德《歸向天主的旅程》，128-136 頁。

多瑪斯牟敦認為在隱修生活裏，其中一個靈修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作「基督的淨配」（spouse of Christ）。每一段與基督的結合，都同樣效法著瑪利亞的默契神婚（mystical marriage）。瑪利亞是完美的淨配，除了專一於主外，她也不斷保守天主特賜予她的無染原罪狀態，與聖言不斷結合，並把聖言基督有血有肉地帶來世上。我們不是完美的典範，但我們也藉着修道生活的一點一滴，無論是工作、休息、團體活動、個人靈修、謙遜、獨處，以淨化靈魂。循規蹈矩，亦即「忠於隱修生活」（conversatio morum）聖願，加上「恒心到底」（stability），那就是致力保守靈性的童貞，從而更堪當作基督的淨配。<sup>10</sup>

愛本身有淨化作用。越真誠投入地去愛，便越能夠把愛變得純正，尤其當愛的對象是天主的話。即將被封聖的真福德蘭修女就曾這樣說過：「我們受造是為了更偉大的事……那就是去愛與接受愛。」<sup>11</sup> 這句話無疑總結了在貞潔的愛中，專一與純正的兩面。

## 貞潔的試煉

畢竟人是有限的存有。無論價值觀有多崇高，心志有多專一，因着肉身與心理的構造，與活在時空的世界的關係，仍然有所牽制，總有不能自己的時候。就如聖保祿宗徒說：「我所願意的，我偏不作；我所憎恨的，我反而去作。」（羅 7：15）這樣的分心與誘惑，連聖人也躲免不掉它的侵襲。

<sup>10</sup> 多瑪斯牟敦，《尋找天主》，69-75 頁。

<sup>11</sup> Mother Teresa, *No Greater Love*, p.29.

好像聖本篤早期在蘇比亞谷（Subiaco）獨修時，嫉妒使魔鬼使出了色誘的絕招。按教宗聖額我略《對談錄》所記載，在聖本篤生平事蹟中，也描述到這猛烈的情慾攻擊，折騰得聖本篤不能只憑祈禱來應付。他終於要投進蒺藜叢中不斷打滾，弄得自己滿身傷痕，實行以另一種感覺，即皮肉的疼痛，以蓋過色慾的撩動而撲滅之。當類似的情況發生在聖伯納德身上時，他同樣就地取材。在法國嚴冬下，他跳進的卻是結冰的池塘裏。

還有許多別的聖人，如聖十字若望，都經歷過不倫的引誘，甚至爬牆入室挑逗他。聖人們既然已有相當的聖德，與天主密契的愛情也相當深厚，也未能倖免於魔鬼的試探，何況是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？

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社會文化裏，其中一項越趨普及和推崇的就是「包容性」（inclusiveness）。本來包容也與信仰相符，包容就是天主大愛的特質。包容非常重要，不然的話，就會讓教會內外的極端原教旨主義（fundamentalism）抬頭，激進地排斥異己及殘害他人。

只是有些情況下，「包容」成為了強勢的要求，甚至強權壓力，迫使「包容者」一方因而要出賣自己的價值觀。若然未能妥協，作出讓步，本來的「包容者」反過來不受包容，更可能被說為涼薄和偽善，假仁假義，說一套做一套等等。包容的立場上是否有符合真理的價值觀所支持是重要的。絕不包容是冷酷，也不是在信仰的內容裏。相反地，手持真理作利器以刺殺生靈，亦是違反信仰的行為。包容是屬於「牧民性」的，這樣能彰顯天主的慈愛，但並非接納和認同與真理相違的事情。

全球化的資訊發達迅速，助長着一些風氣的擴散，而跳過了真善美標準的核對和過濾。講求自由、個人選擇及多元包容的時代，實在也是一個更倚靠個人成熟和責任感的時代，然而對價值觀的建立及人格成熟的發展，卻往往未配合培養，已經要上戰場；還可能滿懷自信，而那自信又未必來自直理與仁愛的基礎，而來自主觀看法、多人發表的意見作準及對自我的膨脹。在這種生活背景裡，我們對神、對愛的觀念與態度，都受影響着。我們如何面對誘惑的態度也受影響着。也許我們現在與聖人們當時所受的誘惑，其分別不在於程度上的強弱，或者類別上的不同，而在於面對這種挑戰和考驗時的抉擇能力及堅定能力。

的確，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，如今所接觸到誘惑的機會更多更頻密是真實的。社會的進步提倡「方便」和「選擇」。也許方便與選擇已演變成為主義了。雖然它們一方面能提升人的生活水準，但也同時讓人可以滿足到一些不良的需要和慾望，並且在隱蔽中進行和個人空間中發生。不斷快速的更新及變化亦在助長人的胃口，填不飽的慾望不知不覺中取代了對更真實和恆久的追求。比如在「性」的範疇上：性與愛的分割，把性的解放與性的隨便等同，非婚姻中的性行為，色情行業的普及化與正常化……。價值觀相對化及模糊化了，影響到不止在俗人仕的關係觀，也牽連到修道人度其獻身生活的態度。

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必然沉迷在其中，成癮而不能自拔，因為人有自由有意志，和向善的傾向；但人在成長經歷中所形成的品格和心理，往往令人活在一些慣性模式中，影響着他的決心、堅定、忍耐、勇毅，及信心等等。在這種背景之下，情感的需要尤其不能忽視和輕估，那正是與天主的愛降溫之下，浮現出來的表徵，在找尋本性的滿足感，以充補償作用。

隨着歲月時光的洗禮，職務與服務的際遇和考驗，可能會經驗到與天主的關係，如若即若離，忽冷忽熱。「忙碌感」(busy-ness) 可以成為逃避面對的因素。尤其當感到自己已拼命地付出，卻經歷到挫折與打擊；或人到中年時，也可能出現重大的危機和考驗。那時猶如被關閉在黑暗中死影下，或被放逐到曠野裏去。

「天主，你隱藏在哪裏？」

「基督，你還愛我嗎？」

「聖神，我有選錯了嗎？」

在這困惑境況之中，倘若是長期的話，很容易墮進抑鬱的深淵內。又或者因為難以忍受箇中的空虛與煎熬，以各式各樣的行為及關係，以作補償和滿足，以尋求當下的逃避和安慰。可能是性的瓜葛，也可能是別種的沉迷。

在舊約中，以色列民曾經歷過流徙及充軍的時代。那時他們被迫離開天主所賜那安居的地方。因此他們感到哀傷與失落，不斷地在不安困苦中掙扎，亦試過迷失、跌到、抱怨、行淫。當然，他們當中也有些對雅威天主仍然堅信的人。

被充軍放逐真是件痛苦的事，因為在不自願的情況下須離開熟悉的家園，與親愛的人分別。近代教會歷史上，便有一位經歷到與天主隔絕，流徙多年經驗的人，他就是德蘭修女。如果不是《來作我的光》(Come Be My Light) 的出版，可從那本書中看到她的書信，我們大概完全想像不到，德蘭修女竟然有此深刻的流徙經驗。「若我有一天成為聖人，我定會是『黑暗』的聖人。」<sup>12</sup>

---

<sup>12</sup> 德蘭修女，《來作我的光》，246 頁。

可是她仍然專心投入在愛德服務當中，領導著修女們，並成為傑出的仁愛與和平的榜樣。

所以，她被放逐的是感覺，如聖十字若望所形容的「感性的黑夜」。但她沒有因此自我放逐，沒有放逐她自己的信德與愛心，也沒有放逐作慈善事工的決心。這是絕對不輕易做到的事。我們也可以從她的榜樣中，得到支持和勉勵，不要自我放逐，並繼續勉力跟著日常生活的節奏，祈禱、默想、愛德。我們也可以尋求一位靈修指導，作我們信仰路途上的旅伴，與我們分享，給我們指引。

流徙（exile）可以是人生中某一段時間的際遇，也可以是每天生活中「心野」的時刻及狀況。當我們的靈性健康出現了這問題，該如何是好？聖本篤在《會規》裡這樣說：「愛基督在萬有之上。」（《會規》72章）意思是我把價值觀都放在基督的身上。天主的價值觀就是我的價值觀。在什麼時候我會把另外一些人物或事情放在天主之上？是什麼東西使我分心散亂？使我移情別戀？使我行淫放蕩？聖伯納德這位教會的好聖師，診斷此症狀為「驕傲」，且列出其十二級之程度。驕傲的第一級就是「分心散意的好奇」。<sup>13</sup> 它引發了自我中心的擴散，漸漸把天主拋諸腦外。而聖本篤早已從預防著手，對症下藥，以十二級的謙遜勾劃出靈魂保健之步驟，助我們與天主活在真實的關係裡。<sup>14</sup>

## 貞潔的整合

<sup>13</sup> 參閱聖伯納德《歸向天主的旅程》，86頁。

<sup>14</sup> 參閱《聖本篤會規》，第7章，「論謙遜」。

如果我們的召叫是愛，我們應該都是由熱血與熱情開始。那時候我們需要規矩、培育、架構、職務等等來輔助我們，賦予意義及提供動力，以勉勵和推動我們具體地回應這份召叫。隨着經驗的豐富，並在各式各樣的經驗中反省與領悟，這旅程便進入整合的階段。整合就是內在化，個人化，以及淨化。在此整合過程當中，可能經歷到肯定和支持，讚許和滿足。不過也可能一樣經歷過否定和反對，拒絕和失望。很奇妙地，痛苦的經驗往往是更有效的淨化劑及酵素。幫助我們超越依靠從人間得來的支持，以我們逾越往更專心依靠天主，專注於天主的地方。

這也就是「天主唯一」的旅程。在起初這句話使我們又去怕失去自己，又期盼得到天主。「天主唯一」在我們起步後，也成為幫助我們專心投入的原則和動力，拼命去學習，努力去實踐，同時進入冒險歷奇的階段，起伏跌盪，甜酸苦辣。那些衝擊可能會打亂陣腳，在無助中我們或會亂躲亂撞。但最後在黑暗中的某一刻，天主的愛仍然溫柔如曙光，一直等候著我們發現它，並邀請我們步往更深遠廣濶的層次。當我們漸漸地降服於聖神愛火之時，「天主唯一」這幾個字讓我們感到安全和恬靜，因為已真正覺悟到有祂已足夠，祂在我的內與外，祂在我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祂充滿了我，是我的一切。我在生活裏經驗祂，並與祂親近，我在一切中愛祂。我愛祂，所以也愛一切。天主是唯一的愛的力量和依靠。有了祂，唯有在祂愛內，我才能愛，也更願意愛一切。

本文寫的主題原是「貞潔」，但結果談的卻更像是「愛」。因為貞潔本來就是愛的一個必然表達，甚至是愛的自然流露。貞潔是出自專一與純正的愛情。除了自己方面的努力和付出，更大的推動力和陶成更來自所愛的對方，即同時也是愛自己的對方。

對方越是深情切意，對方的愛越是豐富厚實，自己也便更忘我地投入，品嚐及回應這份愛。尤其是完全投入了在天主無私大愛的本身當中，祂經歷因為愛而受盡人世間疾苦的洗禮。

談貞潔並不是在談乾枯與不育，而是在談繁衍與結果。果實纍纍的愛正就是忠貞純潔的愛的結果。十二世紀英國熙篤會士福德的若望（John of Ford）就在延續聖伯納德註釋《雅歌》的講道遺願時，借《雅歌》中出現過的另一圖像，來形容天主對我們的愛。他在其第 119 篇講道這樣描寫：

「這個花園，該恰當地稱之為一個石榴花園。

石榴樹適時結果，果實填滿花園（教會）……

新娘兩頰，有如分裂兩半的石榴（雅歌四：3）……

而那裂開的石榴，正是基督。」<sup>15</sup>

在石榴的皮殼內，保存着很多的種子在當中。這正好象徵着基督的仁愛，他以他的苦難包裹着我們，並保護着我們。而石榴種子的顏色是鮮紅的，這也清楚地把基督的含忍顯示出來；祂甚至願意甘心為我們受盡傷痛和傾流熱血。但石榴外表的顏色卻是灰淡的，正顯示出基督在謙遜中完全的自我空虛，就如那一片灰淡的皮殼一樣。可是，這層灰淡的皮殼卻隱藏着無比的寶藏，就是聽命、忍耐、謙遜和仁愛；整個石榴就是最完整的愛，它不但完整，且成熟至為我們裂成兩半，為所愛流出血紅的種籽。

我們對天主的愛，也可以效法祂，在祂面前像裂成兩半的石榴一樣。貞潔看起來似是一塊乾澀灰淡的表皮，但是它保養着的，是纍纍血紅的愛的種籽。貞潔本身不但能成為堅韌的皮殼，

<sup>15</sup> John of Ford, *On the Song of Songs VII*, p.235-236.

它也一樣隱藏著使它發揮作用的寶貝元素，也就是聽命、忍耐、謙遜和仁愛。石榴紅的愛就是忠貞不貳及真情流露的愛。

## 參考書目

1. 聖伯納德（任達義譯），《註釋《雅歌》講道下冊》，聖母神樂院，1994。
2. 聖伯納德（任佩澤譯），《歸向天主的旅程》，聖母神樂院，1989。
3. 多瑪斯牟敦（方光珞、鄭至麗譯），《七重山》，上海三聯，1998。
4. 多瑪斯牟敦（傅文輝譯），《尋找天主》，光啟，1983。
5. 布賴恩·克洛迪舒克（編著），《德蘭修女 — 來作我的光》，心靈工坊，台北，2007。
6. John of Ford, *On the Song of Songs, VII*, Cistercian Fathers Series No. 47, Kalamazoo, 1984.
7. 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, *No Greater Love*, New World Library, Novato, 1997.
8. St. Teresa of Avila, *Interior Castle*, translated & edited by E. Allison Peers, Image Books, New York, 1961.